

宣告你归宿的时候到了

你被敌基督、假带领那欺骗的言语堵塞了耳朵，面对耶和華那打雷般的声音是装聋作哑，遵行的是“不听、不看、不接触”。这实行的是哪门子的“真理”？耶稣走后两千年还要再来，并且要在半夜迎娶新娘，所以要求人预备灯油警醒等候。可你遵行的却是“三不见”，没见过的不见；不是一个教会的不见；三个月没见过的不见。你完全活在撒但的层层包围圈中沉睡，麻木的没有了一点知觉，就这样的朽木、痴呆还想见耶稣，还想在空中与主相遇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，再等两万年也是泡影。就因为得胜者被作成，众长子要显现，团体基督人即将出现，所以你就起来紧关城门，堵塞双耳，你与神对抗的邪恶本性也太露骨了吧？又因无花果是敌基督的仇敌，他总要揭露解剖敌基督，所以你就干脆手拿利剑，摆出一种视死如归、决一死战的架势，甚至还起誓绝对效忠于敌基督、假带领，绝对不会放进来耶稣的一卒一马。你的心不仅仅是邪恶，还是那么的刚硬，还要与神对抗到底。

神说：“你死死地拽住父亲的衣衫，愿与其同受苦难，深怕失去同行的伴侣，失去远去的‘方向’。迷茫的人世间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你——坚韧不拔、宁死不屈地填充着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色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就不害怕死亡的‘勇士’，更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麻木了的、不知道受造为何的病瘫之人。……那恶者在你的心中指引着你的一切，成了你的生命，你不再害怕他，不再躲避、怀疑他，而是把他当作心中的神，你开始供奉他、朝拜他，与他形影不离，与他相互承诺生死。你全然不知你到底来源于何处，为何而生，为何而死。”（摘自《话在肉身显现·全能者的叹息》）你为什么死死地拽住你敌基督父亲的衣衫还愿与其同受苦难呢？就深怕失去同行的敌基督伴侣，失去奔往地狱的方向吗？迷茫的人世间，造就了这样一个个坚韧不拔、宁死不屈地填充着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色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就不害怕死亡的“勇士”，更造就了一批麻木了的、不知道受造为何的病瘫之人。敌基督、假带领在你的心中指引着你的一切，成了你的生命。你居然敢听从了你敌基督父亲的话，竟敢随意指着至高者的宝座而发誓，更何况起的是咒诅性的毒誓。你不害怕他们，不躲避、怀疑他们，而是把他们当作心中的神，你供奉他们、朝拜他们，与他们形影不离，与他们相互承诺生死，甚至还要把你最亲的人也搭上。你全然不知你到底来源于何处，为何而生，又为何而“死”。

神作工结束之际，在中国已得着一批得胜者，要被神带走。也就是众长子即将显现，团体基督人要出现的时候，你不是加紧预备灯油，警醒等候，迎接他的到来。而是开始沉睡在敌基督、假带领的怀抱中，等待灭亡。甚至还要用刀枪棍棒对待他的使者。难道你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获得罪状衬托罗得的义吗？也许这就是你们的使命吧！耶稣显现的时候你的老祖宗沉睡在法利赛人的手中；全能神显现的时候你的父亲沉睡在宗教界的长老、牧师的手中；当神作工结束，众长子基督人显现时你又沉睡在了敌基督、假带领的怀抱中，充当了法利赛人的孝子贤孙。和你说这些是要让你在地下地狱时能心服、口服，没有一点怨言地称颂神的公义。你放心，完全没必要担心我迷惑你，我怎么会领一个沉睡在敌基督怀中的行尸走肉呢？国度怎么会让活死人出现呢？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，宣告你的归宿罢了，你完全没必要处在一种警戒的状态，实在是多虑了，你完全可以继续沉睡。

国度门口放着大石头就是我的责任、使命，就是要把你打倒、打趴下，使你消极、软弱、退去，从而洁净神的国度。神说：“难道见证众长子是我的错吗？说我错，你们能见证吗？若不是我提拔、我见证，你们仍然把我儿压在你们下面，仍然冷眼相待，仍然是把我儿当你们的仆人

看待。这帮畜生！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你！谁也不放过！你们说，和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合不来，这些东西会是什么货？一点不假就是畜生！我简直一点看不下眼，若等着你们见证，早把我的工作耽误了！这帮畜类！简直没有一点人性！我不需你为我效力！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欺压我儿这么长时间，我一脚把你踩成肉泥！让你再野，让你再羞辱我！我的大功早已告成了，该返回来收拾这帮畜生了！”（《话在肉身显现·基督起初的发表·第一百一十六篇》）

神话摘选：

神说：“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是你从未觉察到的，因为你活在了没有光明照耀的世界之中。你的心、你的灵被那恶者夺走；你的双目被黑暗遮蔽，看不到天上的太阳，看不到夜空中的那颗闪烁着的星斗；你的双耳被欺骗的言语堵塞，听不到耶和华打雷般的声音，也听不到从宝座之上流出的众水的声音。你失去了本该拥有的一切，失去了全能者赐给你的一切，进入了无边的苦海之中，没有救助的力量，没有生还的希望，只是在挣扎、在奔波……从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注定被那恶者苦害，远离全能者的祝福，远离全能者的供应，走上一条不归路。千万声呼唤难以唤醒你的心、你的灵，你沉睡在恶者的手中，被那恶者引诱进入了无边的境地，没有方向，没有路标。从此，你失去了起初的天真、无邪，开始躲避全能者的看顾。那恶者在你的心中指引着你的一切，成了你的生命，你不再害怕他，不再躲避、怀疑他，而是把他当作心中的神，你开始供奉他、朝拜他，与他形影不离，与他相互承诺生死。你全然不知你到底来源于何处，为何而生，为何而死。全能者被你看为陌生，你不知其来源，更不知其对你所作过的一切。从他来的一切都被你看为仇视之物，你不知道珍惜，也不知道其价值的所在。你与那恶者同行，起步在你得到全能者供应之日，几千年的风雨，你与那恶者一起走过来，共同‘对付’曾是你生命源头的神，不知悔改，更不知自己已到了灭亡的境地。你忘记了恶者曾引诱、苦害你，忘记了你的起初，就这样一步步被那恶者残害到了今天，你的心、你的灵已麻木、腐朽，不再抱怨人世间的苦恼，不再认为人世间的不平，更不在乎全能者的存在与否，因为那恶者早已被你认为是你的生身父亲，你已经不能离开他——这就是你心中的‘秘密’。

当黎明到来的时候，东边亮起了一颗晨星，那是从未来有过的一颗星，他照亮了寂静的星空，燃起了人们心中熄灭的灯火。这灯火使得人们不再寂寞，照亮了你也照亮了他。但是只有你仍在那黑夜中沉睡，听不到声音，看不到光亮，觉察不到新天新地、新时代的到来，因为你的父亲告诉你：‘孩子，不要起来，时候还早，天气很冷，不要到外边去，免得被刀枪戳伤你的眼睛。’你只相信你父亲的叮咛，因为你相信只有父亲是对的，因为父亲比你年长，父亲是真的疼爱你。这样的叮咛，这样的疼爱，使你不再相信人间有光明的传说，不再理会这个世间是否还有真理存在，不再奢望全能者的救助，只是安于现状，不再企盼光明的到来，不再瞭望传说中的全能者的降临。一切美的东西在你看来都不可能复生、存在，人类的明天、人类的未来在你的眼中消失、覆灭。你死死地拽住父亲的衣衫，愿与其同受苦难，深怕失去同行的伴侣，失去远去的‘方向’。迷茫的人世间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你——坚韧不拔、宁死不屈地填充着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色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就不害怕死亡的‘勇士’，更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麻木了的、不知道受造为何的病瘫之人。全能者的眼目巡视一个个受害至深的人类，听到的是受苦之人的哀号，看到的是受害之人的无耻之态，感觉到的是人类失去救恩的无助与惶恐。人类拒绝他的看顾自行其道，躲避他眼目的鉴察，宁愿与那仇敌一起尝尽那深海中的苦涩滋味。全能者的叹息不再让人听得见，全能者的双手不愿再抚摸这个悲惨的人类。一次次地夺回，一次次地失去，就这样重复着他作的工作，就从那一刻开始，他感到倦了，感到厌了，便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不再游走在人中间……人根

本就觉察不到这一切的变化，觉察不到全能者的来与回、惆与怅。”（摘自《话在肉身显现·全能者的叹息》）